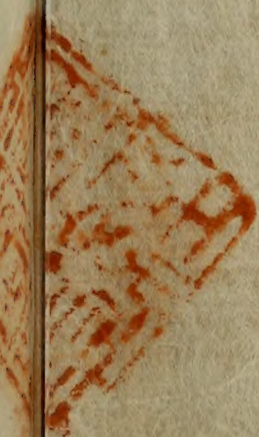
列傳
諸臣

高麗史

四十六

卷之廿七

[illegibl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洪儒　裴玄慶　申崇謙　卜智謙

洪儒初名術義城府人弓裔末年與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同為騎將密謀夜詣太祖第言曰自三韓分裂群盜競起今王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太半立國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逞殺

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讎桀紂
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
行殷周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
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代君斯謂革
命予實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為
口實古人云一日為君終身為主況延陵季
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
子之節乎儒等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復

之且權位重者並遣虐殺略無所遺令之德
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於公也公若
不從吾等死無日矣況王昌瑾鏡文如彼豈
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於是諸將扶擁而
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令人馳
且呼曰王公已擧義旗矣裔聞之驚駭亡去
太祖即位詔策推戴功以儒玄慶崇謙智謙
俱爲一等賜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羅布帛
太祖慮青州反側儒與庾黔弼率兵千五百

鎭鎭州以備之由是青州不克叛遷大相二
年改烏山城爲禮山縣遣儒及大相哀宣安
集流民五百餘戶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滅
之卒謚忠烈玄慶初名白玉衫慶州人膽力
過人起行伍累進大匡太祖以青州人玄律
爲徇軍郎中玄慶與崇謙駁曰往者林春吉
爲徇軍吏圖爲不軌事泄伏辜此乃典兵權
而恃本州故也今又以玄律爲徇軍郎中臣
等竊惑之太祖善之改授兵部郎中太祖征

討四方玄慶功居多十九年疾篤太祖幸其第執其手曰嗟乎命矣夫卿子孫在予其敢忘太祖出門而玄慶卒遂駐駕命官庀葬事而後還謚武烈子殷祐崇謙初名能山光海州人長大有武勇十年太祖與甄萱戰於公山桐藪不利萱兵圍太祖甚急崇謙時爲大將與元甫金樂力戰死之太祖甚哀之謚壯節以其弟能吉子甫樂弟鐵並爲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福智謙初名砂瑰桓宣吉林春

吉之謀反也智謙皆密告誅之卒謚武恭成
宗十三年四人皆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庾黔弼

庾黔弼平州人事太祖爲馬軍將軍累轉大
匡太祖以北界鶻岩鎭數爲北狄所侵會諸
將議曰今南兇未滅北狄可憂朕寤寐憂懼
欲遣黔弼鎭之如何僉曰可乃命之黔弼即
日率開定軍三千以行至鶻岩於東山築大
城以居招集北蕃酋長三百餘人盛設酒食

饗之乘其醉脅以威酋長皆服遂遣使諸部
曰既得爾酋長爾等亦宜來服於是諸部相
率來附者千五百人又歸被虜三千餘人由
是北方晏然太祖特加褒獎八年爲征西大
將軍攻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
郡殺獲三千餘人太祖與甄萱戰於曹物郡
萱兵銳甚未決勝負太祖欲與相持以老其
師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
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知

豈可輕與敵相狎太祖乃止仍謂曰卿破燕山任存功既不細待國家安定當策卿功十一年以王命城湯井郡時百濟將金萱式漢文等領三千餘衆來侵青州一日黔弼登郡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青州與戰敗之追至禿岐鎭殺獲三百餘人馳詣中原府見太祖具奏戰狀太祖曰桐藪之戰崇謙金樂二名將死深爲國家憂今聞卿言朕意稍安十二

年甄萱圍古昌郡黔弼從太祖往救之行至
禮安鎭太祖與諸將議曰戰若不利將如何
大相公萱洪儒曰若不利不可從竹嶺還宜
預修間道黔弼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有死
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
先慮折北何也若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
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太祖從
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擊大破之太祖入其
郡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力也十四年被

讒竄于鵠島明年甄萱海軍將尚哀等攻掠
大牛島太祖遣大匡萬歲等往救不利太祖
憂之黔弼上書曰臣雖負罪在貶聞百濟侵
我海鄉臣已選本島及包乙島丁壯以充軍
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太祖見書泣
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
卿實無辜見謫曾不怨憤惟思輔國予甚愧
悔賡將賞延于世報卿忠節又明年爲征南
大將軍守義城府太祖使人謂曰予慮新羅

爲百濟所侵嘗遣大匡能文英周烈弓忩希
等鎭之今聞百濟兵已至槥山城阿弗鎭等
處劫掠人物恐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黔
弼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
遇賊於此吾必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罹鋒
刃其各善自爲計士卒曰吾輩盡死則已豈
可使將軍獨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同心擊賊
旣涉灘遇百濟統軍神劒等黔弼欲與戰百
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潰而走黔弼

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垂泣言曰不圖今日
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爲魚肉乎黔弼留七
日而還遇神劒等於子道與戰大克擒其將
今達奐弓等七人殺獲甚多捷至太祖驚喜
曰非我將軍孰能如是及還太祖下殿迎之
執其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銘在朕心勿
謂忘之黔弼謝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
耳聖上何至如斯太祖益重之十七年太祖
自將征運州黔弼爲右將軍甄萱聞之簡甲

士五千至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
卒多被殺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太祖會諸
將議之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觀
臣等破敵勿憂也遂乘萱未陣以勁騎數千
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訓
謙勇將尚達崔弼能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
自降十八年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
郡爲我藩籬久服風化嘗遣大相堅書權直
仁壹等往撫之近爲百濟劫掠六年之間海

路不通誰爲我撫之洪儒朴述熙等曰臣雖
無勇願補一將太祖曰凡爲將貴得人心公
萱大匡悌弓等奏曰黔弼可太祖曰予亦已
思之但近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朕念其
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此國家
大事敢不竭力太祖喜垂涕曰卿若承命何
喜如之遂以爲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
御舩遣之因留三日候黔弼下海乃還黔弼
至羅州經略而還太祖又幸禮成江迎勞之

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滅之二十四年卒黔
弼有將略得士心每出征受命即行不宿於
家及凱還太祖必迎勞終始寵遇諸將莫及
諡忠節成宗十三年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子曰兢曰官儒曰慶

崔凝

崔凝黃州土山人父大相祐達初凝母有娠
家有黃瓜蔓忽結甜瓜邑人以告弓裔裔卜
之曰生男則不利於國愼勿舉父母匿而養

之自幼力學旣長通五經善屬文爲齋翰林
郎草制誥甚愜其意齋曰所謂聖人得非斯
人耶一日齋召太祖誣以謀叛太祖辨之凝
爲掌奏在齋側佯墜筆下庭取之因趍過太
祖微語曰不服則危太祖悟遂誣服由是得
免及太祖即位仍舊職知元鳳省事俄拜廣
評郎中凝有公輔器曉達吏事甚獲時譽遇
知太祖夙夜勤恪多所獻替太祖每嘉納之
嘗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公匪

躬蹇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卿求幾
轉廣評侍郎凝辭曰臣之同僚尹逢長於臣
十年請先授之太祖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普聞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爲廣評侍郎
凝恒齋素嘗寢疾太祖遣東宮問疾勸令食
肉曰但不手殺耳食肉何害凝固辭不食太
祖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
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求命使予早喪良
弼不忠也凝乃始食肉果平復他日太祖謂

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功除群醜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十五年卒年三十五時太祖在燕山郡聞訃痛悼贈元甫賻賵甚厚累贈大匡太子太傅謚熙愷顯宗十八年配享太祖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司徒子彬

崔彦撝

崔彦撝初名愼之慶州人性寬厚自少能文

新羅末年十八游學入唐禮部侍郎薛廷珪下及第時渤海宰相烏炤度子光贊同年及第炤度朝唐見其子名在彦撝下表請曰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贊宜升彦撝之上以彦撝才學優贍不許年四十二始還新羅拜執事省侍郎瑞書院學士及太祖開國挈家而來命爲太子師傅委以文翰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歸事之官至大相元鳳大學士翰林院令平

章事惠宗元年卒年七十七訃聞王痛悼贈
政匡謚文英子光僞行歸光遠行宗光僞嘗
以賓貢進士遊學入晉爲契丹所虜以才見
用拜官奉使龜城知契丹將侵我爲書付蕃
人以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軍行
歸亦遊吳越國其王授秘書郎後還本國事
光宗爲偉臣坐死光遠官至秘書少監子沆
自有傳

王儒 字之

王儒本姓名朴儒字文行光海州人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裔爲貟外遷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乃出家隱於山谷聞太祖即位來見太祖以禮待之謂曰致理之道唯在求賢今卿之來如得傅巖渭濱之士仍賜冠帶令管機要有功遂賜姓王玄孫字之字元長初名紹中由胥吏進其妹壻王國髦之誅李資義也字之衛宮門以功補都校令肅宗召入內侍再轉殿中侍御史睿宗朝以兵馬判官

從尹瓘征女眞累戰有勞語在瓘傳遷殿中少監歷左散騎常侍吏兵部尚書樞密院使十七年以叅知政事卒年五十七謚章順配享睿宗廟庭後諫官奏曰古之大臣有大功德於國家然後乃得陞配字之雖有戰功其遇睿廟但以恩倖上無所匡救於君下無所利澤於民非所以尊祀典示將來請令有司擇可者代之制可子毅其女適李資謙子公儀及資謙敗以姻黨坐流

朴述熙

朴述熙槥城郡人父大丞得宜述熙性勇敢嗜啗肉雖蟾蜍螻蟻皆食之年十八爲弓裔衛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爲大匡惠宗生七歲太祖欲立之以其母吳氏側微恐不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吳以示述熙述熙揣知太祖意請立惠宗爲正胤正胤卽太子也太祖臨薨托以軍國事曰卿扶立太子善輔佐述熙一如遺命及惠宗寢疾述熙與王

規相惡以兵百餘自隨定宗疑有異志流于甲串規因矯命殺之後諡嚴毅贈太師三重大匡配享惠宗廟庭子精元

崔知夢

崔知夢初名聰進南海靈巖郡人元甫相昕之子性清儉慈和聰敏嗜學學於大匡玄一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今名賜錦衣授供奉職常從征伐不

離左右統合之後侍禁中備顧問惠宗二年
王規謀害王弟知夢時爲司天官奏云流星
犯紫微國必有賊後惠宗寢疾在神德殿王
規將謀亂知夢卜之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
移御定宗即位誅規褒知夢密奏事機賜臧
獲鞍馬銀器光宗朝從幸歸法寺被酒失禮
貶于隈傑縣凡十一年景宗五年召還授大
匡内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賜銀
器錦被褥帳衣馬幞頭犀帶一日知夢奏曰

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未幾
王承等謀逆伏誅賜御衣金帶成宗元年加
左執政守内史令上柱國賜弘文崇化致理
功臣號爵其父母三年知夢年七十八三上
表乞骸不允又上書固請乃命除朝叅赴内
史房視事如舊六年知夢疾病成宗命醫賜
藥親臨問疾以馬二匹施歸法海安二寺飯
僧三千以禱凡可以已疾者靡所不爲卒年
八十千訃聞震悼賻布千匹米三百碩麥二

百碩茶二百觔香二十斤官庀葬事贈太子
太傅謚敏休加贈太師十三年配享景宗廟
庭子玄同懷遠

王式廉

王式廉三重大匡平達之子太祖之從弟爲
人忠勇勤恪初爲軍部書史多所遷曆太祖
以平壤荒廢徙民實之命式廉往鎮之又城
安水興德等鎮有功累轉佐丞式廉久鎮平
壤常以衛社稷拓封疆爲己任惠宗寢疾王

規有異志定宗密與式廉謀應變及規作亂式廉自平壤引兵入衛規不敢動於是誅規等三百餘人王倚賴益重下詔褒獎曰式廉三代元勲一邦柱石量呑海嶽氣蘊風雲昨者當先王疾篤之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秉義衰節歲寒翊戴眇冲嗣臨軍國尋有蘖臣暴逆結構兇頑忽自蕭墻俄興變亂卿玉入火而彌冷松冒雪以轉青按劍衝冠忘生徇難兇狂瓦解逆黨伏誅朝綱欲墜而復興

宗社將傾而再整若非公之效死予曷致於
今辰可謂板蕩識誠臣疾風知勁草昔聞斯
語今見其人縱加萬石之封並授九州之牧
豈足酬茲勳績報彼功名今賜匡國翊贊功
臣號加大丞崇資將表予懷以旌不朽匪獨
展君臣義分唯望共生死同期予不食言有
如皦日受希予無忘責躬儉己公常務知足
養廉愛育黎元賞罰平中使國祚而天長地
久貽富貴於百子千孫四年卒謚威靜贈虎

騎尉太師三重大匡開國公配享定宗廟庭

子舍允舍順

朴守卿

朴守卿平州人父大匡尉遲㣖守卿性勇烈多權智事太祖爲元尹百濟數侵新羅太祖命守卿爲將軍往鎭之值甄萱再至守卿輒以奇計敗之曹物郡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大相帝弓爲上軍元尹王忠爲中軍守卿殷寧爲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等獨戰

勝太祖喜陞元甫守鄉曰臣兄守文見爲元尹而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并爲元甫勃城之役太祖被圍賴守鄉力戰得出又從太祖討神劒後定役分田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給之有差特賜守鄉田二百結定宗初即位削平内難守鄉功居多尋轉大匡光宗十三年子佐丞承位承景大相承禮等被讒下獄守鄉憂恚而卒後累贈司徒三重大匡

王順式

李悤言　堅金　尹瑄

興達　善弼　泰評

王順式溟州人爲本州將軍久不服太祖患之侍郎權說奏曰父而詔子兄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今爲僧在內院宜遣往諭之太祖從之順式遂遣長子守元歸款賜姓王仍賜田宅又遣子長命以卒六百入宿衛後與子弟率其衆來朝賜姓王拜大匡長命賜名廉拜元甫小將官景亦賜姓王授大丞太祖討神劒順式自溟州率其兵會戰破之太祖謂順式曰朕夢見異僧領甲士三千而至

翼日卿率兵來助是其應也順式曰臣發溟
州至大峴有異僧祠設祭以禱上所夢者必
此也太祖異之又有李忩言堅金尹瑄興達
善弼泰評等皆歸附太祖李忩言史失世系
新羅季保碧珍郡時群盜充斥忩言堅城固
守民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
忩言奉書甚喜遣其子永率兵從太祖征討
永時年十八太祖以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
忩言本邑將軍加賜傍邑丁戶二百二十九

然今聞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變太祖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雖不從爾言深嘉爾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言臣等欲露忠讜輒陳利害反類誣譖不以爲罪惠莫大焉誓赤心報國然一州之人人各有心如有始禍恐難制也請遣官軍以爲聲援太祖然之遣馬軍將軍洪儒庾黔弼等率兵千五百鎭鎭州以備之未幾道安郡奏青州密與百濟通好將叛太祖又遣馬軍將

軍能植將兵鎭撫由是不克叛尹瑄盐州人
爲人沉勇善韜鈐初以弓裔誅殺無厭慮禍
及己遂率其黨走北邊聚衆至二千餘人居
鶻巖城召黑水蕃衆久爲邊郡害及太祖卽
位率衆來附北邊以安興達爲甄萱高思葛
伊城主太祖徇康州行過其城興達遣其子
歸款於是百濟所置軍吏皆降附太祖嘉之
賜興達青州祿子俊達珍州祿雄達寒水祿
玉達長淺祿又賜田宅以賞之甄萱將攻其

城與達聞之欲出戰而浴忽見右臂上有臧
字懼而讓之至十日病死善弼爲新羅載巖
城將軍時群盜競起所至奪掠太祖欲通好
新羅以路梗患之弼觀太祖威德遂歸款以
計使通好新羅因捍賊屢有功後以其城內
附太祖厚加待遇以年老稱爲尙父泰評盈
州人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爲其州賊帥柳
矜順記室弓裔破矜順矜順評乃降裔怒其久不
服令屬卒伍遂從太祖開國之際與有力焉

擢授徇軍郞中

龔直

龔直燕山昧谷人自幼有勇略新羅末爲本邑將軍時方亂離遂事百濟爲甄萱腹心以長子直達次子金舒及一女質于百濟直嘗朝百濟見其無道謂直達曰今見此國奢侈無道吾雖密邇不願復來聞高麗王公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畏威懷德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來觀

其風俗唯恃富強競務驕矜安能爲國令大
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不亦宜乎直達當與
弟妹候隙而歸矣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
慶流於子孫則直達雖死無恨願大人勿以
爲慮直遂決意來附太祖十五年直與其子
英舒來朝言曰臣在弊邑久聞風化雖無助
天之力願竭爲臣之節太祖喜拜大相賜白
城郡祿廐馬三匹彩帛拜其子咸舒爲佐尹
又以貴咸正朝俊行女妻英舒曰卿灼見理

亂存亡之機來歸於我朕甚嘉之聯姻公族
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鎭撫邊境藩屛我
家直謝因言曰百濟一牟山郡境接弊邑以
臣歸化常加侵掠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
弊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桑益堅歸化之
誠太祖許之萱聞直降怒甚因直達金舒及
其女烙斷股筋直達死百濟滅後羅州以得
囚百濟將軍具道子端舒換金舒還於父母
二十二年直以佐丞卒太祖遣使致弔贈政

臣謚奉義以咸舒爲嗣後又贈司空三重大
匡

朴英規

朴英規昇州人娶甄萱女爲萱將軍及神劒
爲逆萱來投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
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旦以家人之禍失地投
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
舍吾君以事賊子則何顔以見天下之義士
乎況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

啓也必爲三韓之主盍致書以安慰我王兼
致慇懃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其妻曰子
之言是吾意也太祖十九年二月英規遂遣
人歸款且曰若舉義兵請爲内應以迎王師
太祖大喜厚賜其使令歸報英規曰若蒙君
惠道路無梗則先謁將軍升堂拜夫人兄事
而姊尊之必終有以厚報之天地鬼神悉聞
此言九月太祖討神劒滅百濟謂英規曰自
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人慰藉者獨卿夫

婦千里嗣者以致誠意兼歸款於寡人義不可忘援以佐丞賜田千頃以驛馬二十五匹迎致家人官其二子英規後官至三重大匡

列傳卷第五

列傳卷第六　高麗史九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徐弼

徐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累官至大匡內議令光宗賜宰臣王咸敏皇甫光謙及弼金酒器弼獨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已叨寵恩又賜金器愈懼踰分且服用明等衰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光宗曰卿能不

以寶爲寶予當以卿言爲寶弼嘗進見曰願
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光宗嘿然翼日還近
臣問有功無功者爲誰對曰有功者元甫式
會是也無功者若菫是也其以此奏時光宗
厚待投化漢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一
日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以獻焉光宗問其
故對曰今投化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
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宰相居第
非其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餘

更營小第廣無後悔光宗怒然卒感悟不復奪臣僚第宅又內廐馬死光宗欲罪主者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爭之主者得免其謇諤如此十六年卒年六十五謚貞敏累贈三重大匡太師內史令後配享光宗廟庭子廉熙英熙自有傳

崔承老 齊顏

崔承老慶州人父殷含仕新羅至元甫久無嗣禱而生承老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

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鹽盆命隸元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十碩自是委以文柄成宗元年爲正匡行選官御事上柱國時王求言承老上書曰臣生長草野性禀愚暗且無學術幸値明時久叨近職累竊殊榮雖微長策可以匡時猶有片心期於報國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盖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爲師範也臣伏見太祖之創業垂

統所謂祖有功也諸宗之嗣位守成所謂宗有德也祖既有國有家以啓子孫之福慶宗乃或興或廢未免一時之過愆所以然者政有理亂事有善惡多不愼終如始至於危亂是誠可痛也自我太祖開國以來臣所及知者皆誦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當初翦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贋圖受命人知

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雞自滅之期乘丙鹿
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浿之驚
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
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
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絶其交聘者
以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
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
所獻駱駝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
于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旣爲

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顯等以我國家舉義而興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參佐以下亦皆優沾爵命其急於存亡繼絶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眞蕃

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清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閒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一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旌麾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懾伏雖交

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
惡數十餘年然後終爲逆竪所囚逃竄于我
而請兵誅逆太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殞沒
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
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
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久分新舊又洞
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
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
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

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勸懲之道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加以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尊釋敎重儒術爲君之令德斯備有國之嘉猷可遵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光崇

禮樂文物猶多闕之凡百官司之品式及諸內外之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劒盖國人之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即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荅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盖爲疑人太甚大失爲君之體加以偏賞

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攜貳又即
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
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厭
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閒民不見德至于
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
藩邸時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
規等潛有所圖窺覦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
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爲備及內難將作衛
兵大至故姦計不成群兇受誅雖由天命亦

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其閒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旣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情求理或燃燭而引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意爲然乃群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興灾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奇之表岐嶷之姿偏承太祖之眷憐親受定

宗之顧命鵷原襲慶鳳扆傳華禮有加於接
下鑒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
弃疎賤而恵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
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冀見用以来崇重
文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
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
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
食讌遊聯緜靡絶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
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

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令典
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膏
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
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
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
法門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顧之焚修不少專
求福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
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
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

凡所作爲不欲修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
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
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十年之
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爲若使光宗
恒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永纔
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爲可惜也
況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間姦兇競進讒毁
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
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

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而況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已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先考末年能免悔尤

得嗣天位及其嗣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寃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晩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

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羨者焉盖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惠景二宗嗣位皆自春宮人無異望至於兄弟之間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年少又不能囑後事於諸弟定宗自被群臣翊戴以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宗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

宗相繼之初百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
殺傷況屬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
是非辜歷世勲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
景宗踐祚舊臣之存者四十餘人耳其時亦
有人遇害衆多皆是後生讒賊誠不足惜唯
天安鎭州二郎君本皇家之枝葉也光宗猶
自寬容竟不置之於法至景宗朝足爲藩屏
却被權臣之賊害没爲地下之寃魂在於宗
盟寧不痛惜先朝不保求年多因此禍後世

可以爲鑑誠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厖鴻之業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纂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墻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

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
先朝寃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
之至也凡四朝爲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
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誡之除不急
之務罷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
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愼一日雖休勿
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
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絕憂民之念則福
不求而自至灾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萬年

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旣奏陳之有心又迴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我國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願聖上以此爲念夫以馬歇灘爲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爲界大朝之所定也乞將此兩處斷於宸衷擇要害以定疆域選土人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

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飛
挽之費矣竊聞聖上為設功德齋或親碾茶
或親磨麥臣愚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
於光宗崇信讒邪多殺無辜惑於浮屠果報
之說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毗
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設無遮水
陸會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
以內道塲餅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
摩利山等處魚梁為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

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廚肉膳不使宰夫屠殺市買以獻至令大小臣民悉皆懺悔擔負米穀柴炭蒭豆施與中外道路者不可勝紀然以旣信讒愬視人如草莽誅殺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齋設當是時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爲僧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多有何利益令聖上在位所行之事與彼不同但此數事只勞聖體無所得利願正君王

之體不爲無益之事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
時但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
責將相自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
彩者入侍皆食內廚時議以爲繁而無益至
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
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
嗟怨國有儲積聖上以醬酒豉羹施與行路
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
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

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爲政之體乞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爲中國之所賤且因往來敗船殞命者多矣請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置寺院田莊若其主典有田丁者并取之以屬于寺院莊所則民弊

稍減矣王者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我聖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蓋因草創事煩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於十數州縣幷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以委撫字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搯入内臣愚以為搯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爲事何煩迎

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傍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捨還山免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著公襴具穿執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襴雖非土產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著官雖高而家貧

則不能備公襴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
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麤物多文彩之物皆
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
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令百
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襴穿執
奏事之時着襪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着文
彩紗縠但用紬絹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
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
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

宿館驛以除其弊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諸島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土無所食活計甚難又光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貢役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

後便加毀破亦甚無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之以爲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若聖上執心撝謙常存敬長禮遇臣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願聖上日愼一日不自驕滿

接下思恭儻或有罪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大
平之業可立待也太祖除內屬奴婢在宮供
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至光宗多作佛事
役使日繁乃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使內宮之
分不足支給并費倉米及乎聖朝弊猶未除
且內廐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
邊虞糧餉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
宮中奴婢廐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世俗以
種善爲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

有中外僧徒欲爲私住之所競行營造普勸
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
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禮云天子堂九尺
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
財力則皆以營室爲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
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
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
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
制者亦令毁撤以戒後來寫經塑像只要傳

乂何用珍寶爲飾以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黃紙且以旃檀木爲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加嚴禁以革其弊昔晉德衰而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我三韓功臣子孫每宥旨必云褒錄而未有受爵者混於皂隸新進之輩多肆淩侮怨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

臣世家子孫未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
功臣等第錄其子孫又庚子年因科及三韓
後入仕者亦量授階職則寃屈得伸而灾害
不生矣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
爲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
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
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
之善人以爲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慮其然
事皆酌中弊不及於臣民臣聞人之禍福貴

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況崇佛教者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亦謬乎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德宗妃父王景先駙馬高怙爲聖壽延長鑄金銅佛

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爲功德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然欲令臣民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其他可減者請減之若不得減則依月令所說五月中氣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十一月中氣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

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時則
可以停之何也極寒則役使者苦而食物不
精潔極熱則汗出淋漓或誤傷群虫齋供不
淨潔有何功德且今日作善來日未必獲善
報以此而觀莫如修政發請以一年十二月
分半自二月至四月自八月至十月政事功
德參半行之自五月至七月自十一月至正
月除功德專修政事逐日聽政宵旰圖治每
日午後乃用君子四時之禮修令安身如此

則順時令安聖體減臣民之勞者豈不爲大
功德乎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曰鬼神
非其族類不享所謂淫祀無福我朝宗廟社
稷之祀尚多未如法者其山嶽之祭星宿之
醮煩瀆過度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
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怠然其享官視
爲尋常事厭倦而不致敬則神其肯享之乎
昔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
然可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

若其有知私己求媚君子尚難悅之況神明
乎祭祀之費皆出於民之膏血與其力役臣
愚以爲若息民力而得歡心則其福必過於
所祈之福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己責
躬之心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來矣
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尚矣我聖祖創業之初
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
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爲良而
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至于六十餘年無

有控訴者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而無諫者大穆王后切諫不聽賤隷得志凌轢尊貴競構虛僞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絶至於末年枉殺甚多失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呼曰朱异仕官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

鑑前事勿使以賤凌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
之大抵官貴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
智足以飾非安能以良作賤唯宮院及公
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而令政鏡無私安
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平之德呂后不德
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決務要詳明俾無
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紜承老見
王有志而可與有爲乃進此書餘六條史逸
二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不允七年

拜門下守侍中封清河侯食邑七百戶累表
乞致仕皆不允八年卒謚文貞年六十三王
慟悼下教褒其勳德贈太師賻布一千匹麵
三百碩粳米五百碩乳香一百兩腦原茶二
百角大茶一十斤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
德宗二年加贈大匡內史令子肅肅子齊顏
事顯德靖文四朝官至太師門下侍中及疾
篤文宗親臨問疾齊顏具服拜謝翼日卒輟
朝三日謚順恭制曰故侍中崔齊顏一子雖

年未及仕可特授八品職賜名繼勳以示優
眷宣宗三年配享文宗廟庭初太祖信書訓
要失於兵燹齊顏得於崔沆家藏以進由是
得傳于世

雙冀

雙冀後周人仕周爲武勝軍節度巡官將仕
郎試大理評事光宗七年從封冊使薛文遇
來以病留及愈引對稱旨光宗愛其才表請
爲僚屬遂擢用驟遷元甫翰林學士未逾歲

授以文柄時議以爲過重九年始建議設科遂知貢擧以詩賦頌策取進士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自後屢典貢擧奬勸後學文風始興十年父侍御哲時爲淸州守聞冀有寵隨回使王兢來拜佐丞此後史逸

崔亮

崔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光宗朝登第爲攻文博士成宗在潛邸引爲師友及即位遂

加擢用甚協人望累授左散騎常侍參知政
事兼司衛卿以疾解官既而王謂左右曰亮
在告百日御事選官依例請解職朕已允之
然念亮自我潛邸竭其忠貞以匡䀝昧言念
勲勞未敢忘也乃命復職未幾拜門下侍郎
遷內史侍郎兼民官御事同內史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十四年卒王痛悼贈太子太師
賻米三百石麥二百石腦原茶一千角以禮
葬之謚匡彬後配享成宗廟庭累贈太尉太

保太師內史令三重大匡子元信元佐元德
元偉元侶元保元俊元信擢甲科歷戶部侍
郎禮賓卿顯宗朝與李守和如宋賀正及還
以奉使汚辱坐流

韓彥恭

韓彥恭湍州人父聰禮光祿少卿彥恭性敏
好學光宗朝年十五屬光文院書生未幾爲
本院承事郎轉內承旨請赴進士舉不第進
累內議承旨舍人成宗時再轉刑兵二官侍

聘如宋謝恩宋以彥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彥恭奏
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
五百卷又賜御製秘藏詮逍遙詠蓮花心輪還
王授御史禮官侍郎判禮賓省事彥恭奏宋
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請置其官於
是始設中樞院置使副各二人以彥恭爲副
使俄轉爲使殿中監知禮官事進參知政事
上柱國穆宗即位授内史侍郎平章事四年

拜門下侍中王巡省州郡至長湍縣謂彥恭
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可陞爲湍州時金
用錢幣禁麤布民頗患之彥恭上疏論其弊
王納之後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
修國史贈其父聰禮內史令王嘗幸平州日
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恭進曰臣等
醉飽衆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入行
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六年彥恭病王賜醫藥
又車二乘往浴溫泉命州縣供給疾篤遣近

臣問疾又賜廐馬三匹以資祈禱竟不愈明
年卒年六十五訃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
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角贈內史令
謚貞信以禮葬之顯宗十八年配享穆宗廟
庭德宗二年加贈太傅享祚

柳邦憲

柳邦憲全州承化縣人登第事成宗爲禮部
侍郎穆宗朝授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十二
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謚貞簡

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不事產業
在諫官或責以久不言徐對云訐以爲直非
吾所取

金審言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暹學暹
坐寐夢審言頂上出火氣屬于天心異之妻
以女成宗朝登第進累右補闕兼起居注九
年七月上封事王下敎褒奬曰朕自御洪圖
思臻盛業內設百寮外分牧守無曠分憂之

任欲施利俗之方柰沖人之庸昧想政敎之陵夷昨省右補闕兼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事二條其一曰周開盛業姬旦上無逸之篇唐啓中興宣宗製百僚之誡按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明然獨見興亡之機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

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轉禍爲福使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顔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好隱
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
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中實陰詖外貌小勤巧言令色妬善嫉
賢所欲進則明其善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
其過而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
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
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
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為

富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
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
主明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
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
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
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廉疾苦
失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
則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察田犯律
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

才異者六則察吏不濟入錢穀故散者請糾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條俾委攸司於二京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州縣官廳堂壁各寫其文出入省覽以備龜鑑其二曰設職分司帝王令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國家以西京境壓鯨津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鐵瓮以築城署百官置萬戶分司文武甚多而廉恥者無人薦奏非違者無人糾彈涇渭同流薰蕕一致請依唐東都置知臺御史例分

司憲一貪使得紀理則下情上達黜陟惟明
物泰時雍非朝即夕所奏如是予甚嘉之汝
心敦補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諷我襟懷
令內外諸司用爲勸戒其下內史門下須示
內外司存依所奏施行穆宗朝出爲州牧務
農恤民甚獲時譽顯宗即位擢右散騎常侍
遷禮部尚書五年轉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爲
西京留守九年卒輟朝三日謚文安

崔沆

崔沆字內融平章事彥撝之孫成宗朝年二
十登甲科王嘉其才擢授右拾遺知制誥累
遷內史舍人穆宗時再知貢舉所取多知名
士王尤倚重政無大小必與圖議轉吏部侍
郎中樞院使王寢疾金致陽謀不軌沆與蔡
忠順等定策迎立顯宗顯宗拜沆翰林學士
承旨左散騎常侍尋下教曰王者父事三老
兄事五更所以籍賢輔德也朕少値閔凶未
聞義訓仰遵古典思得其人具官崔沆明識

高才諒絶儕等可授政堂文學以爲寡人師
傅初成宗以八關會雜伎不經且煩擾悉罷
之但幸法王寺行香還御毬庭受文武朝賀
而已至是沆請復設會三年遷吏部尚書參
知政事監脩國史七年拜内史侍郎平章事
十一年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明年檢校
太傅守門下侍郎同内史門下平章事清河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守正功臣號沆不
樂仕宦年未七十表請致仕王累起不就性

酷信浮屠請修黃龍寺塔身自監督頗傷農務又於私第造置經像如僧居竟捨爲寺十五年病篤王親臨問疾授其子有孚秘書省校書郎賜女壻李作忠章服以慰其意及卒王悼甚贈謚節義賻絹三百匹布五百匹米麥各一千石有孚以父遺命固辭不受沆聰悟沉訥寡言善斷世業儒以清儉持家久秉鈞一介不取於人手不接金玉婦女不粉黛計月請俸家無儋石之儲後配享顯宗廟庭

德宗二年贈正匡靖宗加贈侍中値沆忌日
命有司設道場玄化寺薦冥福文宗十四年
有孚以司宰卿出爲西京副留守內史門下
奏其父沆在聖考朝以清節直道匡扶社稷
國家追念厥功嘗於玄化寺納財以供忌齋
之費歲遣有孚請寺燒香其弟求孚嘗守天
安今有孚又守西都則深恐忌祭上冢之禮
將闕殆忘其功也請授有孚三品職勿令補
外從之二十一年又加贈守太師兼中書令

蔡忠順

蔡忠順史失世系穆宗朝累遷中樞院副使王寢疾忠順與劉瑨崔沆直宿銀臺一日王召忠順入卧内辟左右語曰寡人疾漸就平聞外間有窺覦者卿知之乎對曰臣試聞之未得其實王取枕上封書與之乃劉忠正所上也云右僕射金致陽覬覦非望遣人致遺深布腹心仍求内援臣曉譬拒之不敢不奏又取書一封與之乃大良院君詢所上也云

姦黨遣人圍逼遺酒食臣疑毒不食與烏雀烏雀斃謀危若此願聖上憐救忠順見畢奏曰勢急矣宜早圖之王曰朕疾漸危篤朝夕入地太祖之孫唯大良院君在鄉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以語沆沆曰臣常以爲憂今上意如此社稷之福也忠正遣監察御史高英起謂忠順沆曰今上寢疾姦黨伺隙恐社稷將屬異姓疾如大漸宜以太祖之孫爲嗣忠順等陽驚

曰太祖之孫安在曰大良院君是也可以主鬯忠順等答曰吾等亦聞此久矣當聽天所命忠正更遣英起曰我欲躬往議之騶從繁恐爲旁人所疑冀兩君見枉忠順與沆議曰此非私事實關宗社可往見之遂詣定議時大良院君在三角山神穴寺忠順入奏王曰宜擇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之忠順與沆及英起等議遂舉宣徽判官皇甫俞義以聞忠順等又議奏軍校多則行必遲恐姦黨先

啚宜遣十餘人徑往迎來王然之曰予欲親禫可亟遣不可緩也若疾瘳如成宗封朕故事早定名分則無窺伺之人矣朕無子而繼嗣未定衆心搖動是吾過也宗社大計無過於此卿等其各盡心王遂泣下忠順亦泣王命忠順草與大良君書親自研墨忠順曰臣自研以書請勿勞聖體王曰意甚忙不覺勞也其書曰自古國家大事素定於前則人心乃安今予寢疾茲邪窺覦以寡人不豫爲之

既名分未定故爾卿太祖嫡孫宜速上道寡人未至大期得面付宗社没無遺恨若有餘齡則使處東宮以定群心王又令書其尾曰道路險阻恐姦人潛伏變起不虞可戒愼而來時閤門舍人庾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泄戒忠順勿令行簡知之以書授俞義等往迎于神穴寺遂即位是爲顯宗顯宗以忠順直中臺俄遷吏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王避契丹南行忠順扈駕王次廣州從行諸臣聞河

拱辰等被執皆驚懼散走唯忠順與侍郎崔
肅張延祐周佇柳宗金應仁不去累轉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封
濟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忠順奏軍士有
父母年八十已上者免軍就養諸文武員僚
父母年七十已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
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護視王從之十二年
檢校太尉濟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輔
國功臣號尋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兼西京留

守加太子少師十八年遷門下侍郎平章事
二十一年判西京留守事以疾表請解職不
允明年致仕靖宗二年卒謚貞簡

列傳卷第六





